

北纬34° 31.47'，东经119° 52.15'。离连云港燕尾港12海里的黄海海面上，有一座弹丸小岛，开山岛。岛上无电无淡水，除去几排空荡荡的营房，只剩下满山的野草和呼啸的海风。而王继才夫妇，独守孤岛整整24年。来的时候，他27岁，如今已经白发星布。

□快报记者 邢志刚 发自江苏灌云

两个人的岛屿

孤岛三个人，三棵树，两只狗，一只鸡，78间房，208个台阶，足球场大的岛整个逛下来不到半个小时。

6月24日下午，在连云港灌云县东南海角的燕尾港，乘一艘编号为苏灌云03058的渔船，从灌河口出海，一直向东。午后的阳光照在海面上，木壳渔船上的发动机发出“轰隆轰隆”的声响，开船的陈氏兄弟对这条线路很熟悉，“开山岛，每年总归要去几次的！”岛上的王继才夫妇和他俩很熟，“有的时候要去接他们上岸，有的时候要带外边的朋友去岛上吃住一宿。”

风大浪急，船舱内并不平稳。间或一个大浪掀起，船上立即被海水浇透。12海里的距离，船行了一个多小时，前方的小岛在眼前清晰起来：次第而上的房子，满山嶙峋的石头，像是一座废弃的城堡。船老大陈晓说，开山岛外形呈馒头状，海拔36.4米，面积0.0138平方公里，只有一个足球场大小。

船快靠岸的时候，在半山腰，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，还有一个年轻人站在了码头，挥手致意。冲在他们前面的，是两只温驯的小白狗，看到人来一个劲地撒欢。

在上岛的入口，墙上挂着一块木牌，白底黑字：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，字迹斑驳陆离。“我就是这个哨所的所长，王继才，她是我的爱人，所员王仕花。这是我儿子王志国，6月23日刚从学校回到岛上。”中年男人声音洪亮，一口地道的灌云口音，伸手将记者一行一一从船上拉上了码头。

“北纬34° 31.47'，东经119° 52.15'”。对于开山岛的地理位置，在这里生活了24年的王继才对这个数字再熟悉不过了。“1939年，侵华日军从灌河口登陆，首先就是占领了开山岛。岛虽然小，可却是军事要塞连云港的右翼前哨阵地。”

从码头进入岛上，五排平房依山势而建，总共78间，曾经是部队营房。开始驻着一个营的部队，后来减至一个连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部队撤离，改为民政哨所。“绕岛巡逻一遍，除了水泥路面，一共要上208个台阶，其中有3棵树，其中2棵是无花果，1棵是苦楝树。”王继才对这一切烂熟于心。王继才夫妇和儿子，住在第一排右边第二间和第四间，第三间房子是值班室。站在岛屿最高处的灯塔上，极目四顾，开山岛就如一枚坚硬的钢钉，垂直钉在大海上一般。山脚下，几根绳索，牵引的是蟹笼子。一片爬山虎盘踞在山腰上，叶子绿中带黄，有些萎靡不振。无需半个小时，就会轻松逛完整个岛屿。

王继才夫妇住处眼前的水泥栏杆上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，高扬在空中。岛上饲养的动物，除了那两只小白狗，还有一只公鸡，在啼叫之后，忽然展开翅膀，扑腾了几下，却没有激起多少尘埃。在几处平地上，王继才夫妇还侍弄了两块菜地，一块地上插了10几根葱秧子，而稍大的那块菜地也就两三平米。结出的丝瓜只有10余厘米长。

这些动物和植物，都是王继才夫妇带入岛的。看着主干已有碗口大小的无花果，王继才说，1986年7月份上岛的时候，自己还是个年轻人，而如今，儿子也快到自己当时一样的年龄了。



哨所的所长是王继才，哨员是他的妻子王仕花



塑料桶上搁块切板，王仕花开始忙碌饭菜



在黑暗的岛顶，夫妻俩仰望天空的星星，明天会是怎样的天气呢？

哨所孤悬海中，自然环境恶劣，常人不愿来，但却是走私、偷渡违法犯罪分子觊觎的便捷之地。

1986年7月，经群众推荐、组织考察，时年27岁的王继才来到了开山岛，担任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。

和王继才一起到岛上的，还有煤炉子、煤球等生活用品。当时灌云县武装部的工作人员，在走的时候留给了王继才2扎白酒、2箱香烟。“香烟是玫瑰牌的，一条大概2块钱！”

王继才是开山岛的第五任“岛主”。此前几任呆的时间都不长，最长的13天，最短的3天。

工作的内容二十四年基本没变：观察监视和报告海上、空中情况；反敌内潜外逃；防盗小股袭扰；协助维护社会治安、救护海上遇险船舶只和人员。

孤悬海中，自然环境恶劣，常人不愿来，但对违法犯分子来说，开山岛却是块“宝地”。“1993年冬到1998年初那段时间，搞走私的多得不得了，我们巡警多次发现情况，并及时上报边防部门，摧毁了这些走私团伙。”王继才说，“1993年的一天，在巡岛时，发现海面上有船只的船号被遮盖了起来，种种迹象表明，有人在搞走私。于是通过对讲机报告有关部门后，前后经过一个月的时间，最终人赃并获。后查实，那些轮船上装载的全是从韩国走私过来的汽车，总共有6000辆。”

时光是难挨的。白酒很快见了底。一个月后，香烟也全部变成了烟屁股。为了对付夜晚，王继才就把大叶菜的叶子摘下来，放在煤炉子上炙烤，然后卷在纸里抽。

48天后，王仕花带着1岁多的女儿上了岛。但岛上不久，他们就遇到了12级以上魔鬼般的十号台风，闹了大半个月。在此期间，没有渔船出海，粮食不久便吃完了，饥饿的女儿整天哭闹着要饭吃。王继才夫妇几近崩溃，虽说靠山吃山，但总不能啃石块吧！无奈之下，夫妇俩顶着狂风，挽起袖子，卷起裤脚，趁着落潮的海水捡拾海螺充饥……在地方武装部门终于设法上岛送来粮食和淡水时，全家已经连续3天没吃过一粒粮食了。望着又黑又瘦的这家人，所有的救援人员没有不掉泪的。

如今王继才夫妇住的那间房，墙壁仍是黑乎乎的。王继才说：“就是十多年前的一把火烧的。”一切都得节省，再节省。“淡水很宝贵，我们平时洗衣服，洗脸的水都是从水窖里打来的。”王继才迅速向县人武部和市边



开山岛上次第而上的房子，满山嶙峋的石头，像是一座废弃的城堡 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路军

孤独睡在孤岛上，就如同睡在浩瀚的大海上，潮水从四面八方包围涌来一样，一时间辗转反侧，很难入睡。

暮色渐沉。开山岛周围海面上的三个航标灯和岛顶的1个航标灯，开始发出光芒。王继才忙着收拾小桌子，吃饭的时候到了。王仕花在做饭，厨房设施非常简单，一个罐煤气、一个煤气灶、一个案板、一个水桶。

在一个小锅内，沸腾的开水顶得锅盖砰砰作响。王志国掀开锅盖，从锅内捞出了来只螃蟹。在吃螃蟹的时候，王仕花还在忙碌，她又做了一个青椒炒鸡蛋。煮了一锅清水面条。这是晚餐的全部。

“去拿两个大蒜来？”王继才对儿子说，“大蒜对身体好！”桌子的周围，是四张“凳子”。说是凳子，其实是矮矮的塑料泡沫，大概20厘米高。“这些都是我从海面上捞来的！”

吃饭的时候，王继才还拿出了一瓶白酒。“5块钱一瓶，在岸上找人批发来的！”抿了一口白酒后，王继才剥了一个大蒜，就着白酒嚼了起来。而自己却没有吃一个螃蟹。“听说你们要来，专门在岛下码头的蟹笼子里抓来的。平时我们舍不得吃的。会托过往的渔船，带到岸上换钱补贴家用！”

捉蟹钓鱼，是王继才业余的主要生活内容和经济来源。“以前老王都是下海去摸螃蟹，那腿在海水里冻得发红，后来才用蟹笼子捉。天天拉蟹笼上的尼龙绳，你看老王那手磨的，都是口子。”王仕花说，“我们两人一年的工资，只有3800块钱。吃的淡水，都是自己花钱从岸上买的桶装纯净水。每过一段时间，就打电话给岸上的女儿，买好水、粮食、蔬菜、蜡烛、电池什么的，请渔船上的捎上岛。煤气一罐92元，一般能用2个月。纯净水每桶4元。”王志国的房间内，放了2罐煤气，还有10余桶桶装的纯净水。

一切都得节省，再节省。“淡水很宝贵，我们平时洗衣服，洗脸的水都是从水窖里打来的。”王继才迅速向县人武部和市边

王继才说，从1986年7月份开始记录岛日记，到今年7月份，快有24个年头了。除了1986年到1999年期间的日志和相关资料被大火烧毁以外，1999年到现在的日记等所有资料都在，如今已经积攒了厚厚的一摞。

黑暗中的小岛，烛光在风中摇曳。电视里满是雪花，唯一能听清楚的，是电视里的声音。

“现在只能收到一个台，每天看电视很少，主要为了省电。看的节目是天气预报。”

打牌是刚上岛的时候王继才夫妇最喜欢的娱乐节目。

玩得最多的是“跑得快”。

王仕花说，“玩着玩着，等困了就睡了。但后来，玩得多了，也觉得索然无味！”

睡在王继才夫妇已经收拾好的地铺上，已是午夜。门外呼呼的海风伴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，一阵一阵地钻进房间，就如同人睡在浩瀚的大海上，潮水从四面八方包围涌来一样，一时间辗转反侧，很难入睡。

早晨4时，太阳从天际间升起。

王继才夫妇来到开山岛的岛顶。那里有一个国家测绘局在2009年10月25日设立的大地控制点。

“测量标志，受法律保护，破坏必究！”控制点附近有这样一行文字。

王继才夫妇说，“必须保证岛上有人值班，每天必须完成守岛日记的记录。每天的巡航时间大概在早晨6点，晚上8点，早晚各一次。”

在烛光下的书桌上，是一些关于民兵训练方面的书籍。如《中国民兵》《全民国防教育读本》、《神圣的使命》等。

王继才夫妇说，“必须保证岛上有人值班，每天必须完成守岛日记的记录。每天的巡航时间大概在早晨6点，晚上8点，早晚各一次。”

在早晨5点的光景，王继才从房间内拿出了一面“小号”的五星红旗，慢慢地爬上了1米多高的一个水泥栏杆，把红旗插在了绑在栏杆上的一个竹筒内。

这个时候，身着迷彩服的王仕花，默默地注视着红旗在海风当中飘展。

记者注意到，王仕花在稍大迷彩服的身子，非常单薄。

但他们的表情却非常庄重。

“冬天升旗的时间是早晨6:30，夏天的时间是早晨5:00。”

死别

父亲病重时，赶上上级领导来检查，没见上一面。大哥病重时，正值战备执勤，回到家只看到一个新坟堆。

王继才，灌云县鲁河镇人；王仕花灌云县杨集镇人。在王继才看来，他能够在岛上坚持这么多年，和家庭的影响实在有很大的关系，父亲是一名老党员。

守岛生涯，荆棘载途。王继才夫妇在历经艰难险阻之后，与亲人生离死别的考验又向他们袭来。

让王继才感到遗憾的是，那个对他影响至深的亲人——父亲，自己却没能见最后一面。“2003年10月，我父亲病重。那时正赶上上级领导来哨所检查，直到检查结束，我才请假回家，父亲已去世了。两年后，同样是10月，国庆长假第一天，夜里10点多钟得到消息，我的大哥突然去世，当时正值战备执勤，情况特殊，我不能离开。等到国庆长假结束时，偏偏又赶上刮风下雨，没有船，又等了一星期，回到家只看到一个新坟堆……”王继才神色愈加黯然。

守岛24年，王继才很少有机会看望年迈的老母。他惦记着母亲，母亲也牵挂着她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思念母亲的王继才，想给母亲在燕尾港附近找个房子住。这样的话，我空闲就会去看她。我老母亲都快90岁了，明年春节，一定要回家陪她过年。”

王继才夫妇有3个孩子。大女儿王苏，今年26岁；二儿子王志国，今年23岁；三女儿王帆。对于子女，王继才夫妇同样觉得自己不称职。大女儿一岁多的时候带上岛的，老二和老三都是在开山岛出生的，他们都在岛上度过了童年。小女儿小的时候在岛上玩耍时，有一次掉到了一个深坑内，听见哭喊声过去发现，小女儿脑袋上蹭出了一个长长的口子。找到船只后，孩子在灌西院住了三天才说话。

大女儿8岁的时候，王继才把她送到了岸上的学校去读书。两年后，为照顾老二和老三上学，无奈之下，大女儿选择了辍学，承担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职责。现在儿子考上了南航的研究生虽然可喜，但对于大女儿没能上大学一事，他一直心存愧疚。

王苏说，“他们守了这么多年岛，吃了那么多苦，不知图什么。”王志国对于父母的所作所为表示理解。“作为子女，我只有好好读书，将来才能回报他们。”岛上的生活是寂寞的，为了打发寂寞的时光，王继才夫妇至今已先后养了6批小狗。往住小狗长到三四岁的时候，又换下一批小狗进行喂养，然后把大狗送回到岸边。现在的两只小狗名字分别叫乐乐和二丫，都养了三年多了！”

事实上，王继才和外界也是偶有联络。过往的船只，在风疾浪大或船员不适的时候，都会将船只停泊在开山岛眼前的码头，上岛避风，或者索要药品。这个时候，王继才夫妇格外高兴。孤单的开山岛上变得热闹了起来。“我这里就是一个供应站。药品，水之类的都有。过往船只但凡需要，我都会积极提供。”在茫茫大海上，互相帮助，两好归一好啊！要不这么多年，家人要去岸上，交通费用就是很大的一笔支出。

心声王继才夫妇每年3800元的收入一直雷打不动，“以后我们老了，下了岛，希望也能拿上退休工资，够生活的，就行了。”



在海岛的长期生活情况后，感慨不已，当即挥毫泼墨，写下了一副极为生动的对联：“眼观四海风云，心系万家欢乐。”横批“以岛为家”。

1943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浇灌出了丰硕的成果。1993年开山岛民兵哨所被国防部嘉奖为“以劳养费”先进单位，并获省军区“一类民兵哨所”的美誉。同时，王继才也多次获省市县“国防工程先进管护员”、“五一劳动模范”和“先进工作者”等殊荣，并于2003年10月郑重地向党旗宣誓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圆了他一生的心愿。

“我在物质上是贫乏的，但是在精神上却是富足的。我在这样一个‘水牢’上的努力，换来的是这片海域海防的安全，我觉得值！”在巡逻结束后，早晨8点多，身着背心的王继才，站在海边上，捧出了海钓的鱼钩。

此时，一道漂亮的弧线在空中飘过，迅速扎进了水中。他说，这是他多年对付孤寂，寂寞的一个法宝。

面对父亲的惆怅，王志国不知道还能在岛上工作几年，在送记者上船离岛时，王继才低声说，“以后我们老了，下了岛，希望也能拿上退休工资，够生活的就行了。”

船只在晨曦中破浪离开，不远处，王继才手持鱼竿，站在海边，海风吹过他的头发，脸庞上的表情淡定而坚毅。